



劇場写真帖

にっぽん劇場写真帖

〔目〕 寺山修司 文

〔目〕 森山大道 摄影

〔目〕 猿渡静子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剧场写真帖 / (日) 寺山修司文 ; (日) 森山大道摄影 ; (日) 猿渡静子译.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411-4478-3

I . ①剧… II . ①寺… ②森… ③猿… III . ①散文集
— 日本—现代②摄影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65 ② 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285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 21-2018-731

《NIPPON GEKIYOU SHASHINCHOU》

© Daido Moriyama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okyo.

Publication rights fo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JUCHANG XIEZHEN TIE

剧场写真帖

[日] 寺山修司 文 [日] 森山大道 摄影 [日] 猿渡静子 译

责任编辑 王筠竹
责任校对 汪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特邀编辑 马文富 李文彬
装帧设计 朱琳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话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真 028-862593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 × 203mm 1/32
印张 9 字数 100 千
版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1-4478-3
定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在小剧场外，
观地狱四幕

日本剧场

第一曲

母恋春歌调

断念绝尘影去
呼唤声留余音
轻掩胸猛回头
双泪流是母亲

大映拍的电影《母三人》，是一部能让人多流三倍眼泪的电影。在鼻子周围充斥着水洗厕所出现之前的那种味道的鹿馆，我记得这部电影看了三遍。人生就像看电影之前的抽签筒，这里那里换来的都只有眼泪。拜这样的人生所赐，我一直在寻找电影院里可以用来逃避的黑暗角落。在那样的地方，三文钱一般不值的悲剧结局依次现出报应的结果，我让它们全部在银幕上做了了结。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到渡轮，不得不说到出走了两夜的妈妈，就那样消失未回，当我意识到我成为“弃儿”时，母亲已经成了矿山里的陪酒娘。我，自从母亲离家出走后，一次都没有收拾过屋子。掉在榻榻米上的那根毛发，我知道是母亲的。我把那根毛发一圈

一圈地卷在手指上，量了它的长度。两个月过去了，我没什么问题。等到秋风渐起，我去澡堂洗澡，被热水一泡，眼泪就流了出来。

那是在澡堂，听到从远处传来祭祀的音乐时所发生的……

从那时起，我开始变得爱说母亲的坏话。抽签筒般的人生境遇说：“喂，我来教你唱好听的歌吧。”当邻居的孩子们都聚拢过来，大家开始合唱：“即使已经习惯了俗世的和尚，也会时常回忆木鱼上的裂纹。心硬命硬的母亲，用香蕉皮遮住自己的羞处。”来，一起大声唱出来：心硬命硬的母亲，用香蕉皮遮住自己的羞处。想起这些，不禁复仇心起。

我无法一个人生活下去，福利院的人来了。最终，在那一年的冬天，我被寄养到亲戚家里。离开家的那日，我想留些回忆，扫视家里的榻榻米，发现母亲的腹带和成田的护身符都不见了，只剩下一本黄色书籍丢在那里。我背着福利院的人，悄悄把书放

进了学校的书包，在夜行汽车上一个人读完了。那本书，是我可怕的“偷偷读书”的开端，而且，对于只有十三岁的我，可以说，它实在有些费解。我在汽车里，把那本黄色书籍里出现的、我不明白的地方，试着全部读成“初”。“初”是我母亲户籍上的本名。

“突然用手猛地搂住她的腰，然后伸进柔软的大腿内侧，将手指探进如新芽一般软嫩的她的‘初’里”。然后“初”就——呀……

“疾风骤雨又飘雪 折伤羽翼鸟迷途 翻山越岭往他乡 双眼泪流别母亲”

第二曲

啊，若尾文子

偶像敬启

您好 我是一个长疮的高中生 没有大名的私生子 没有说谎
我 喜欢你

若尾文子女神 你买了一个有灵魂的人 日落时分的晚霞浸染
着天空

你的脸庞 当时被电影映在空中
比云彩还要巨大的你的脸庞 追随其而去的我
不会再回到这里

若尾文子女神 你是我心中那个缺失的部分 是没有时间的那
个时分

或者说，是人生还没有开始之前的山丘
是消失在远处的马戏团

当时，我的目标是商船学院 在借住的房子的二楼 唱着春歌

调 将杰克逊小刀的刀刃指向云端 摩挲着新长出来的薄淡胡须

嘴里一边哼着津村谦那首叫《流逝的旅途》的流行歌曲 一边把钱包里荒野一样的垃圾聚拢在一起 同时穿上房东给我的来路不明的短裤

在若尾文子的明星照上 留下字迹 在人生论的笔记本上哭泣 顶着中分的头发 找不到一处旅行地的名字

花 纹

广告传单上的照片上的寂寞容颜
已经远远走过那个小镇那个村庄
遥遥前路 悠逝旅途

若尾文子 我能成为一名水手吗 作为一名水手至少首先要知道在何处抛锚

灵魂的锁链 痴癫的绳索 诗歌的锚！

和你的影子 在我宿醉的噩梦之间

猛然下坠的重重的锚的存在感 肯定不会抹去的模样 将锚投向你的笑颜

还有那个幻影 作为我的那个时代的行李

我或者可以走过你 从荒凉苦涩的东北地方的港口小巷 去往哪里？

去哪里都可以 只要有电影院的地方！

安眠在长年放映若尾文子的电影的地方
由睡到醒 而后又再次睡去！
从时代的侍奉中 走到另一个时代的背叛 懵懵懂懂中
我付了一百五十元钱 希望能买到你永久的笑颜

第三曲

眼球修理人虚幻的犯罪

据眼球修理人介绍说，人的两只眼睛，各自有不同的功能。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只眼睛是用来看他人的，另外一只眼睛是用来看自己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只眼睛用来选择，另一只眼睛用来抛弃。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如果知道如何平衡这两只眼睛，知道怎样协调与统一它们之间恶的关系，也就能学会，用镰刀割草时，必须要闭上一只眼睛了。还有，看自己时所用的那只“选择”的眼睛，拭去上面的血迹后，用浸满油的黑布，擦拭到闪闪发光为止，然后将其装饰在黑暗的客厅的桌子上。我用剩下的一只眼睛，选择这个无限的世界，然后踏上直达西伯利亚的旅程。我剩下的那只眼睛哦。为了选择而无限地对他人的注视，投向那个无止境的他人的故乡的火烧云之上。

为了休息而闭上的眼睑，在细数着从眼前掠过的燕子的数量。
新的阴影诞生的速度，
将温柔目光隐藏的时代已远去。

来自书籍——科学所涉及的事物，与自然恰好相反，而诗歌所歌颂的事物，与历史等同。

（《西方的没落》，[德]斯宾格勒）

我在故乡的时候，正流行用大葱催眠的催眠术。大葱把我的命牢牢锁进仓库，神秘的力量不断增强，之后，浓烈刺鼻的味道涌起。我想，那大葱葱体的白，映射的应该就是意淫的我的意向。可是，对于我来说，大葱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户外的田埂上，我一边琢磨一边吹了很久的季风。——为什么是大葱，它想传达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指令呢？

如果我面对大葱，对于我采取的行动，我能一一作答的话，大葱会对我提出质问吗？

从来没有过的荒凉，风把仓库的屋顶吹得呜呜作响。窗外是赤红的落日，灼烧着电线的视神经。“催眠”在质问者与回答者之间，是在创造诗意的关系吗？大葱啊。泪流满面的青年时代，

都教会了我什么。我的故乡被集体催眠了，却完全看不见动手实施者。他到底藏在哪儿？

在我的视线里，一只老鹰在遥远的冬田与地平线的连接处，画出飞翔的轨迹。可是，想象力的地平线，无论行走多远，都只有广阔无边的寒冷。还是看不见动手实施者的影子。也因此，惩罚永远原样保留在原处。

第四曲

平假名仁义新宿篇

我买过指缝满是污垢的人的小手指，作为与阿政的友情的标志。那个被泡在酒精里的像工艺品一样的小手指，泛着青色。“因为没有医用酒精，便把它泡在酒里，泡的是已经挥发了的V.S.O.P。”

如果老板拥有它，会更加英气
总之，黑社会是劳苦的种子

这应该是东海林太郎所作的《旅笠道中》中的句子。阿政也的确变成了劳苦的种子。他因为暴力伤害罪，被扔进了囚笼。就是这样一个人，让我一直难以忘怀，就像与我在同一家医院得了同一种病的体验，又仿佛在一页一页翻阅殉情诗集，也好像如工作般时刻提醒着自己：只有友情最珍贵。我去监狱探望阿政，他像把刀切入自己喜欢的鲑鱼般充满感激地对我说：

“有什么可以帮你吗？只要我能做的。”

“这件事行不行？我对监狱墙上的那些涂鸦有兴趣。你能告诉我，那些涂鸦都写了些什么吗？”

我试着拜托道。此后，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他给我寄来了一本 KOKUYO 大学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监狱墙上的涂鸦。一天又一天过去，“牢狱的宿帖，人生的志集”。我想着，要读一读它。监狱里没读，“剧场”也一样。

在这里介绍的是其中的一部分，笔记本上写着，不会第二次上演的“一次性的剧集”。阿政的同屋们读了，可能会觉得是一种珍贵的回忆。它还是献给，现在仍然装睡的我的朋友——阿政，以及他同时代的反叛者的纪录片。

“送给住在这个牢舍的人 我在台东区的谷中 是被称为男妓的被告 故而独居在一室的男妓房 寂寞的时候请来访 有个女人般的

名字叫光子 玉城礼三称之为三一——号光子”

警察们都是笨蛋 抓我们这些男同性恋又能怎样 我恼怒于我
停不下 抽了男人的骨头 想骂街

我名叫松下五郎 还是臭小子的时候就喜欢女人 十五岁时就
和别人睡了的别名松下的就是我 以后也是一心就想睡人

莹莹的光 窗外的雪

杀章鱼

少年一人无亲人 流行的独自一人 没有梦想中的娘 可依赖的
只有柯尔克手枪 关东十石组内末龙 昭和三十八年五月一日离开
奈良中等少管所 同年七月被捕 奈良少年犯刑期一年六个月到三
年 昭和三十九年初开始服刑